

■ 直击真相

会包糖就行还行不行

○王珍

“舅舅，我来你家包糖，你给我工资开高点，我有大学文凭哦。”有一天我对开了个糖果小作坊的舅舅说。

“包10斤糖一角钱，大家都一样。我这里不需要文凭，会包糖就行。”舅舅很厚道、很实在地说。

也是，看看自己左右的邻家大姐大嫂，动作麻利包得又快又好，基本上是我包两颗，别人包了七八颗甚至十来颗的。在这个人群中，我是唯一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但包糖这活儿，我绝对处于劣势。

那时年轻气盛的我很不服气：“舅舅，我看你用的包糖纸儿很好看的。我可以做你家的专职设计师，我还能给你翻译成英语，这样，包出来的糖不但独家还有国际范儿了！”

舅舅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厂，一个家庭手工作坊而已，不需要这么专业的品牌设计。我用的这些糖纸儿都是论斤实现成的。不但可以省下设计成本，而且一元钱一斤的糖纸，10元钱一斤的糖，这糖纸刨去成本还净赚9元。”

舅舅不愧是曾经的生产队会计，这账算得门清。

在舅舅面前吃瘪，我心服口服：在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大诀窍的活儿面前，专业和文凭都没有什么优势，反而会因为自以为是而产生累赘和障碍。杀鸡用牛刀，这牛刀未必能比专业的杀鸡刀更好使。

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人面前都可以嘚瑟；而且，优势和劣势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转换的。毕竟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能力，你有再高的学历也枉然。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叫你抛开文凭，只谈本事。本事是要在实践中去发现和证明的，但在你还没有成为行业翘楚之前，若是没有文凭，连展示的机会都捞不到。尤其在你刚刚踏上社会的时候，大多数人拿不出什么精彩的从业履历，只有文凭可以替你作证，最起码人家能知道你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毕竟，学历是显性的，能力是隐性的。

也许，有人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去你舅舅家做一名包糖工，像你这样喊着‘我有文凭’的自恋狂只会贻笑大方。”但你这话现在再去找我舅舅说

试试？我舅舅早就不做“不需要文凭会包糖就行”的老板了，糖作坊也早就歇业了。因为这种简单的颗儿糖早就消失在零食江湖了。

毕竟，时代不同了，光凭体力或者简单的手工劳作混饭吃，在身强力壮的年轻时段也许还能勉强凑合。但你若是不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成为行家里手，那么，在人生的马拉松中，跑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出局。

仔细看看，时下各大名企、跨国私企和一些大数据行业，不但要文凭，要硕士博士，而且要出自名校，像我这样的若是还敢说“我有文凭”，那就是自欺自己了。

有些职业看起来很简单，但对学历要求却很高，这不是矫情或者图虚荣，因为要保证一个行业长足持续发展，从业者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等综合潜力，都需要有挖掘和提升的后劲！所以，文凭不仅是能够让你人尽其才的通行证，而且在职场中的晋升机会、薪资待遇以及福利等，都会因为学历的高低而有很大差异。

即使是做个小作坊，光是靠勤劳

能干，起早摸黑，也会像行驶在风浪中的小木船、在风中飘摇的树叶，越来越难生存。我认识一位朋友叫蔡燕航，开了一间叫素朴心的手工皂工坊，在他左邻右舍不少小作坊都支撑不下去无奈中止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时，他依然在坚持。因为这位海归社会学博士和他的法学硕士妻子，拥有一种环保、健康、公益的理念和情怀，有一份保护人类生态发展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直言，若是抽去那一段求学经历，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生存状态。虽然艰辛，但很值得。

我是想对年轻人说，文凭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凭是万不能的。一味坚持能力比学历更重要的观点多少有点不适时，除非等你混出大名堂。比如：你是一名屡屡获奖、从业经验丰富的厨师长；或者你是一位著作等身、出版过无数有社会影响力作品的作家；再或者你在行业中带领团队有过多个项目成功的辉煌，这时，也许你可以说，文凭没有用。但比起那些高学历、高起点的人而言，个中的艰辛努力也只有自知。当然，天才不算在此列。

■ 细枝末节

两宋流韵 永传承

○余小沅

两宋，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宋韵，其内核实质即是两宋的文化，不仅有宋词，欧、苏诸公继出，怀古思今，登高望远，词中有画，词中有志，使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登峰造极的地位。除了宋词，两宋文化还包括了精致的饮食文化、精彩的工艺美术、精美的宫廷建筑等，包罗万象，美不胜收。

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秦置钱塘县，隋开皇九年改称杭州。五代十国是吴越国都城。南宋迁都于此，杭州遂成为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嗣后被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城”。

钱江滔滔，西湖悠悠。在气吞山河又怡红快绿之间，蕴育出充满灵气神韵的饮食文化。

朝代更迭，时过千年。许多两宋时美味佳肴的食材、制作、吃法，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佚失消亡。

在迷惘中一个学者横空出世，宋宪章，是再造两宋饮食文化的专家。他辨微钩沉，探赜索隐，爬罗剔抉，裒为一集，用马远和夏圭阔笔长线的手法，发掘两宋饮食文化，如他从宋朝林洪的美食随笔集《山家清供》中，发掘出用萝卜和甘蔗粹取的醒酒“沆瀣浆”，奇妙至极，闻所未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两宋流韵传千年》确实是一本可看、可传、可藏的两宋烹饪万宝全书。该书还考证、填补了宋代许多名胜古迹、民俗风情，以两宋为历史轴线，勾勒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时代。

莫言说过，作家的创作，其实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宋宪章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怀着对故乡的热爱，他主持开发出南宋“八卦宴”，为杭州的旅游餐饮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 难忘记忆

想起过年那碗“大肉”

○柳再春

喝了腊八粥，年味渐渐浓了。许

多久违的人和事，总是像夜空中璀璨的星星，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

如今的过年，与过往大有不同。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年味”。回想那馋肉的日子，能吃上一块鲜美的猪肉，是多少孩子梦中的夙愿。我的老家有一种风俗，过年时节，餐桌上明明摆放着一碗红烧大肉，可就是不能吃，只能一饱眼福罢了。

自我懂事起，过年时的餐桌上，就少不了这碗红烧大肉。过年了，奶奶总要买上几斤五花肉，在腊月廿七请过“年菩萨”后，会做成红烧大肉。她把猪肉切成方方正正的厚块，放进开水锅里烫几分钟，捞出来在油锅里翻炒，加入黄酒、酱油、生姜、白糖等调料，等肉煸炒到正反两面都微微泛黄时，再把块肉扣在大碗里放到柴灶饭架上蒸。这样，一碗香气扑鼻的大

肉就做成了。

可想而知的是，这样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却只是我们家餐桌上的“看菜”，一家人只有看的份，没有吃的份。可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记得邻居王毛家有五个儿子，成家后分成五个家庭，过年时节，王毛爷爷照旧要烧一碗红烧大肉。由于买不起肉，五个儿子就靠父亲烧的大肉来“装点”桌面。今天小儿子家来了亲戚，就去端来桌上摆一下，明天大儿子家来了客人，又去端来桌上放一下，这碗“看肉”成了五个家庭的“门面菜”。其实，在那个清苦的年代，餐桌上实在弄不出更多的菜肴，拿碗“大肉”充个数，也许会给家里换来一点面子。

想吃这碗红烧大肉也未尝不可，但要等到农历二月初二才可开吃。这

日，舅公会来“回年”，奶奶把这碗坚守餐桌多日的“大肉”和“大鱼”，一起在饭架上加热后端上餐桌，一句“今天你们可以陪舅公一起吃鱼吃肉了”，乐得兄弟几个几乎同时拿起了筷子。每年的这一天，也是我们最开心的辰光，这碗蒸了又蒸的红烧大肉，虽然已经变成了“老肉”，但依然馋得我们口水连连。

那大肉红红亮亮的颜色，浓浓的肉香味，只小小的一口，就把肚子里蛰伏了一整年的馋虫，挑逗得蠢蠢欲动。一块“大肉”放进嘴里，顾不上肥的、精的，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无比享受，吃多少都不会腻，最后把肉汤“倒”进了嘴里。

当然，除了过年能吃到那碗“大肉”，另外，我们还是有机会尝尝猪头肉味道的。我家每年都要养一头肉猪，说是准备过年用的。等到“腊月

廿六，杀猪割年肉”时卖掉了白肉，留给自己家的也就剩下一个猪头了。奶奶先把猪头上的两只耳朵割下来，切成肉丝，用早已准备好的黄豆芽、干萝卜丝、黄花菜、豆腐干丝、咸菜梗等用香油热炒，五颜六色的一锅“百宝菜”要吃无数个日子。剩余的猪头在大锅里煮熟，剔除猪头颅骨，将肉切成一块块，用油豆腐烧煮成一大锅，冷却结冻在一个大木盆里，做成冻肉。这冻肉大部分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要吃一个正月，我们也只是在客人吃剩的冻肉碗里，尝到猪头肉的味道。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不会像我们儿时那样，有着那种强烈的吃肉渴望。而对于当年那碗“大肉”的思念，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偶尔回望，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

■ 行走随笔

神仙居 一座城的萦怀

○华光耀

总想写写仙居，那浓郁的化不开如翡翠般的小山城，还有绵绵不断像永安溪一样的思念。

但凡中国人对于故土总是难以忘怀的，随着岁月的更替，年龄的增长，故乡的根就会越扎越深，越扎越牢，久久地锁在心里，时常回忆和想念，哪怕是点点滴滴零星的往事，也会在你的脑海里放大，一幕一幕展现出来，且反复咀嚼变得有滋有味。这可能就是融入中国人血脉里抹也抹不去的乡土之情。

而我对故乡的了解和认知，更多的是从我父母口中熟悉，记得年少时填履历表最不愿意填的就是籍贯栏，感觉仙居总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远没有台州市所辖的临海、黄岩、天台、三门等县区更富有诗意和实质性的名字好听好记。更多留在我记忆中的仙居县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不仅随父母回乡探亲路途遥远，而且交通不便道路崎岖，从南昌乘火车至金华市，再转乘长途客运汽车过了永康县和缙云县后，汽车就开始翻山越岭像老牛一样气喘吁吁。所以，我在填写表格籍贯时只写浙江省台州市，而省略仙居县字样。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很认真地说，写上仙居，那是你的老家，也是你的根。而我是很不情愿的。直到成年后回乡才逐渐认知仙居，了解仙居那一方藏在云山雾海、山峦叠翠的小山城，竟是如此不肯张扬又包含着千年历史文化的含蓄之美。

仙居神奇而山水多情，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森林覆盖率高达77.9%。追溯史实，自东晋永和三年建县，原名乐安，隋、唐年间几经废置，至五代吴越，宝正五年改名永安。到宋朝时，仙居是我国著名的宗教圣地之一，至北宋景德四年宋真宗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下诏改为仙居县，意为“仙人居住的地方”，至今已有1600余年。透过历史的烟云，从巍峨豪迈、壮美苍凉的仙霞岭，到跌宕起伏、厚重深邃的括苍山，以及险峻蜿蜒、烟霞魔幻、奇峰耸立的天姥山（神仙居），都能勾起人们怀旧情怀。而永安溪自西向东，像一条淡蓝色的巨幅绸缎穿城而过，溪滩两岸大小不一的田野和山林错落有致，让绿树掩映下的村庄显得更加静谧而古朴。还有每年春季成片成片色彩斑斓的油菜花，以及秋天的金黄金黄的稻花良田，都构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独具魅力的山水田园风光。多年来，这片秘境“养在深闺人未识”，可它依然在静静地绽放，依然以其独有的美色吸引着中外游人，成为了旅游者的圣地，探险家的乐园，摄影师的天堂，还将成为地质学家们探索和研究的基地。

仙居古老而充满活力，蕴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境内有距今7000多年的下汤文化遗址、我国八大奇文之一蝌蚪文，有华东第一龙型古街——皤滩古镇。当你踏着青石板穿过雕梁画栋、青砖灰瓦保留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村落，在浸润着春秋史迹沾染着吴越文化烟雨的古镇，有映入眼帘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二度在此讲学、送子求学的桐江书院，还有江南第一古刹——石头禅院。在广袤的惆怅和流失中，仙居那无比古老、硕大漫长的鲜活身影浮现在书本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沧海桑田”“脱胎换骨”“逢人说项”，就变得栩栩如生，而这些成语故均发生在仙居。

神仙居明明是山峦叠翠，起伏跌宕的沟壑崖谷之地，确被称为“南海”和“北海”。人们从北海上，再从南海下，便会感知那海的无限起伏与翻涌；深峡与高崖处，山鹰展翅高飞盘旋都小心翼翼，而人走过又怎能不胆颤心惊。但你转而伫立在一座座发端于天地间的天然巨佛前时，你又会慢慢安静下来，让仙气浸心入肺，感受置身如行走在画卷之中，无处不仙，无处不美。

一山一水皆是诗，一花一木总关情。走进仙居，就走进了一个悠远而斑斓的梦。轻嗅花香，便是一个春情的故事；绕山而行，就是一个绿色的传说。因人而景，因景及梦，每处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每处风景都是独一无二。每一个角落、每一寸空间、每一丝缝隙、每一个细胞，都填满了美丽因子，凝结成生命里永不褪色的记忆。仙居，你的历史，你的文化，你的山水，怎么能让一个约2000平方公里的小城承受得起啊！